

夏明翰

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
殺了夏明翰，還有後來人。

一九二八年秋

鄧沫若



夏明翰

伊四市革命烈士事迹编写组
前 吕芳文 执笔

人民出版社

夏明翰

衡阳市革命烈士事迹编写组编

蒋 薛 吕芳文 执 笔

责任编辑：李沛诚

装帧设计：张小平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79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61,000 印数：1—30,000 印张：2.75

统一书号：11109·113 定价：0.28元

目 录

童 年	(2)
报 应	(7)
力量的源泉	(13)
抵制日货	(16)
激吴驱张	(20)
决 裂	(23)
难忘的会见	(27)
渴求真理	(31)
边教边学	(37)
在洪波中	(40)
在农讲所期间	(46)
秋收烈火	(50)
平江脱险	(55)
智取团防局	(59)
赠珠见心	(64)
临危不惧	(69)
怒斥叛徒	(73)
牢房留家书	(78)
浩歌长存	(81)

夏明翰同志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早期在湖南亲自培养 and 发展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好战友。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夏明翰先后担任过湘南学联、湖南学联的领导工作和中共湖南区常务委员、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夏明翰是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英勇无畏的战士，是不断追求真理，坚持与工农结合的先进典型。夏明翰一九二八年二月牺牲于武汉，年仅二十八岁。他短暂的一生，闪耀着共产主义的战斗光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首大义凛然，气壮山河的就义诗，一直在全国人民中广泛流传，鼓舞着千千万万的革命者。

童 年

夏明翰祖籍湖南省衡阳县礼梓山。公元一九〇〇年阴历八月初一日，他出生在父亲当时任职的湖北秭归县。夏明翰的童年是跟着父母在湖北、江西度过的，十二岁回到衡阳，进衡阳市鼓高等小学堂读书。

夏明翰的父亲夏绍范，字孝琪，清诰授资政大夫。一八九九年，以知县分发湖北候补，一九〇一年钦加三品衔，署理归州知州，被派赴日本，考察政务。夏绍范目睹日本明治维新之进步，向往科学和民主，写了《日本官职志》、《东游笔记》等书。他要为国家民族做一番事业的抱负没有来得及实现便去世了。夏明翰的母亲陈云凤，衡山人，性情温良，能文善诗，著有诗文集各一卷，一九二一年就任过衡阳县参议会议员。她生有五男八女，明翰排行老三。

夏绍范去世以后，夏家仍由夏明翰的祖父夏时济管家。夏时济是中年中举，旋得进士，做过京官（户部主事）。义和团运动高潮时，出任江南候补道员，当过江西和江苏督销局和两江营务处总办。辛亥革命后，他老朽顽固，独个儿留着长长的辫子。先是跑到上海闲居了一年，后来担心在上海被剪掉辫子，便领着除夏明翰父亲以外的全家老少数十人回到衡阳。他见衡阳江东岸的“肖顺吉堂”这座深宅大院古色古香，便高价租下，作为晏居之所，并挥笔书写“朋酒称觞”匾额，把“肖顺吉堂”四字盖得严严实实。他虽觉得自己老朽无用，但还可以做儿孙登天的楼梯。他认为只要儿孙们按照自己的步子，循规蹈矩，重耀门庭的景象还是

指日可待的。但这些孙儿中，谁可以登上这架天梯呢？他于是便拿着封建道德的尺子，把十多个孙儿量来量去，从长孙一直量到满孙，觉得只有夏明翰才是能够实现他的遗愿的人。当夏明翰喃喃学语时，夏时济就把他抱在膝盖上，教他学《三字经》，恨不得夏明翰在哪天早上就一步跃登金榜。

夏明翰的母亲陈云凤却与夏老太爷不同。她虽然身为清末国史馆秘书陈嘉言之女，也受过封建教育，但她从小喜读爱国诗人屈原和民族英雄文天祥等人的诗歌和《红楼梦》、《水浒传》等小说，思想较为开朗。结婚以后，她又深受倾向科学民主和维新变法的丈夫夏绍范的影响。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又使她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现实，因而倾向人民和进步。她主动给丈夫和儿子剪了辫子，对待儿女，也不硬性管教她们去循“四书”之规，蹈“五经”之矩，而是给孩子们介绍一些“离经”“叛道”的读物。如给孩子们讲《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讲一些悲壮的历史故事，特别讲到那些反动的历史人物时，还着重讲清为什么要批判。一次，夏明翰问母亲：“现今为什么有人抬举曾国藩？”她说：“哼！有些人就是喜欢吹捧曾国藩，可我就讨厌他。曾国藩对外媚敌，对内压民，两手沾满了太平起义军的鲜血，简直是罪大恶极。而现在有些人捧他，同样是为了镇压百姓的需要。”她常常对孩子们讲：“梁山泊一百零八个好汉，何以要造反？都是受压太深，上天无路，下地无门，所以不得不反！当今之世，也是如此，官太逼，民必反。”当儿女们一一走上爱国斗争的行列，并先后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后，她更在思想上表示同情，行动上给予支持。尤其是夏明翰在外参加革命，老祖父断绝一切经济接济时，她当卖首饰家产，给予尽力支援，不使明翰的革命活动受到生活困难的影响。在夏明翰的祖父去世后，她搬出夏府，借住在河街的贫

民住房里，更倾心于儿女们从事的革命事业。许多地下党员、革命同志常常来到她家碰头、住宿、开会，她都热情接待，提供各种方便。夏明翰的母亲，是革命的母亲。夏明翰对母亲非常尊敬和爱戴。

夏明翰少年时代，就体贴劳动人民。当时，夏家的孩子晚上集中在厅堂读书习字，把纸屑之类的东西随手扔在地上，每晚都要女佣到处收拾、清扫。惟独夏明翰坐的地方，周围很干净。原来他在桌子底下吊了个小竹篓，把要扔的东西都扔入篓中。每当课读完毕，他就提着竹篓到倒垃圾的地方去倒掉，才安心去睡觉。十多岁的时候，一次，夏明翰坐在后院读唐诗，见女佣发大娘挑着一担河水，晃晃悠悠，口里直喘粗气。他连忙走上前去，接过扁担，挑起水桶，径直往厨房走去。这时，恰好祖父来检查他读唐诗读得如何，见他帮女佣挑水，立刻把脸一沉，说：“压坏了腰怎么办？这种事，不是读书人做的，还不给我去背唐诗！”夏明翰当即反驳说：“你就不怕她压坏腰吗？”仍然挑着水进厨房去了。直到夏明翰结婚后，有次他向爱人回忆这件事说：“祖父要我背唐诗，我看他就没有读懂唐诗。唐诗中有两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他天天只知喝茶，用水，哪知挑水也不容易呢！”

每逢新年，夏家长辈照例要给小孩们“压岁钱”。小孩得了“压岁钱”，男的要去买大刀、宝剑；女的则要买花灯、丝线、袜子。夏明翰则不然，他对大家说：“买那些玩意不中用，不如积累起来做点有意义的事。”大家同意他的建议，把“压岁钱”交给他保管。有一天，他见一个面黄肌瘦的女乞丐抱着婴儿讨饭，有气无力地喊着：“行行好，施舍点吧！”夏明翰很同情，忙把一年的“压岁钱”统统给了她。这件事，十年以后他还提起说：“我那时第一次懂得世上还有不少饿着肚子的人。”

夏明翰从小就讨厌虚伪的礼教，尤其是对祖父的言行看不顺眼，处处都显得格格不入。比如老祖父头上那条长长的辫子，他就觉得象一条毒蛇，恨不得一刀把它斩为两截。每当路过孔庙时，老祖父都要进去虔诚跪拜，而他总是无动于衷，站在一边，祖父如果严厉训斥，他也不过是置之一笑。老祖父要带他同乘轿子，同赴筵席，当众吟诗，显露才华时，他经常借口头昏，乖巧拒绝。但等老祖父的轿子抬出大门，他却趁机跟着邻居的穷孩子，高高兴兴地到河边去捉螃蟹，或者听老轿夫讲穷人斗富人的故事。

轿夫张老信是个大力士，从年轻时候起，就跟着夏时济当轿夫，走到哪里抬到哪里。在上海、南京、汉口等地，张老信都跟着在一起。张老信老老实实，吃苦耐劳，走的地方多，听到的故事也多。哪个贪官如何丧尽天良，欺压百姓；哪个污吏如何吹牛拍马，官运亨通，他讲得头头是道，娓娓动听。张老信力气大，干的事情多，也逗人喜欢，但到老还是一个单身汉。可是在回到衡阳第三年，夏时济就把他退了。当他用一块白印花粗棉布包了几件打补丁的衣衫和一双布鞋走的时候，夏明翰满眼泪水地拿着他手提的小布包，难舍地说：“你就这样走了？”

张老信痛苦地点了点头，泪水也象珠子一样滚了下来。他对夏明翰说：“我老了，不中用了！”

“你不走不行吗？”

“你爷爷知道我身上没有油水了！”

“你没有家，往哪里去呢？”

张老信长叹一声：“听天由命吧！”

夏明翰拉着张老信的手，默默地送他出了大门，望着他走上颠簸的渡船，消失在雾气弥漫的江心。

不久，张老信在码头上给一个外国资本家抬黄花菜，因抬得

太重，脚一滑，活活地跌死了。夏明翰听了非常悲痛，哭得连晚饭也没吃。从此，他心中郁结着这样一个期待解答的问题：“人世不平，何也？”祖父对夏明翰的封建管教愈严，而夏明翰对祖父的反感愈大，厌恶愈深。渐渐，祖孙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化起来。随着夏明翰知识的增长，反抗精神的增强，祖父对他由钟爱而变得冷淡、恼火，到了后来，甚至把他视为眼中钉，心头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夏明翰同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的关系，就这样走向破裂了。

报 应

一九一八年四月，夏明翰在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读书，这时他已年满十八岁。

当时南北军阀混战，地处交通要津的衡阳，成了军阀们的必争之地，战火纷飞，连年不断。战争破坏了村庄，糟踏了城市，也毁坏了校园，妨碍了学生的学习生活。面对这一派荒凉萧条的凄惨景象，夏明翰为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和前途担忧。他决心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而奋斗。他暗暗联络一些志同道合的好友，如省立三师范的进步学生蒋先云等，在湘江河边——来雁塔对面的沙洲上，成立了革命团体“砂子会”，共同研讨如何为救亡图存而斗争。

暮色中，湘江静静地流着，两岸一片疮痍，清冷的河风不时送来房屋被烧毁的股股焦味和妇人伤心的阵阵哭声。远处，偶尔传来大炮的轰鸣，给人一种气闷的感觉。沙洲上，几个青年围在一起，讨论成立革命团体的事。年纪最小的同学问：“为什么叫砂子会？”蒋先云解释说：“取名砂子会，就是表明我们决心要象砂子一样，经过烈火的锻炼，凝结成坚固的一团。”夏明翰站起来接着强调说：“砂子不凝成团，就是一片散沙，容易被风吹跑，被水冲掉。我们中国几万万同胞，如果也象一盘散砂，那就容易被外国侵略、欺侮，被官僚、军阀摧残、杀害。眼前的景象正是如此，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民众受这莫大的痛苦。我们要把力量集结起来，团结成一个整体，同官僚、军阀斗，同欺侮我们的洋人斗，在斗争中去创造一个最理想的社会，这就是成立“砂子会”的目的。

的。大家要齐心协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同学们听着夏明翰这铿锵有力的声音，望着对岸来雁塔的雄姿，都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大家在一起互相倾吐着自己的感情，最后决定成立“砂子会”。

这时，北洋军阀吴佩孚攻陷了衡阳城。他大摆筵席，欢庆“胜利”。地方上的一些政客、遗老、绅士、巨商都去献媚捧场。明翰的祖父夏时济也把轿子装饰一番，穿上长袍马褂，恭恭敬敬地前去拜会。没过几天，吴佩孚带着随从和护卫，又是轿，又是马，前呼后拥来到江东夏府，给夏时济回礼。这不但使夏老太爷感到是件十分荣耀的事，就是全城的社会名流、钻营老手、土豪劣绅也都投以羡慕的眼光。夏时济久经官场，知道吴佩孚此行，对他来说，是一次搭“天梯”的不可多得的好机会，他于是殷勤地跑出槽门，点头哈腰，亲自迎进厅堂，然后隆重设宴款待。这一南一北的文武官僚，谈今论古，互相吹捧。夏时济请吴佩孚题字留念，吴佩孚畅饮美酒，得意忘形，正想在这位衡阳第一流的绅士门庭显示一下自己高超的文笔，儒将的风度，便欣然应允。他同夏时济步入书房，索取文房四宝，抄录了一首古诗，又在上款写上“时济公雅正”，下款写着“吴佩孚敬题”。夏时济连连拱手作揖，伸着干瘪的大拇指说：“难得，难得，真是词流三峡水，笔落万龙蛇”。吴佩孚心里洋洋自得，但表面上却故作谦虚地说：“过奖，过奖，此乃班门弄斧，请济公不要见笑。”夏时济兴奋异常，把条幅视若珍宝，当即吩咐挂在厅堂里最显目的地方。吴佩孚离开夏家时，夏时济拖着又粗又长的辫子，破例赤着上身，送吴佩孚出门，拱手齐额道：“坦坦赤心，精诚送别。”

夏明翰看祖父和吴佩孚打得火热，心里早已愤愤不平，又见他赤身露体，丑态百出，更加恶心。他想：决不让夏府这块地方成

为宣扬吴佩孚的场所。于是，他跑进厅堂，一见吴佩孚写的条幅，“哗啦”一声，撕成碎片，揉成一团，用力掷在地下，并朝上面吐了几口唾沫。夏老太爷送走吴佩孚，满心欢喜地走回厅堂，见夏明翰已将条幅撕碎，气得额上青筋直跳。他张着毫无血色的嘴唇，冲着夏明翰说：“你，你，你疯了。”

“我没有疯。”

“原以为你聪明出众，谁知你愚蠢出奇！这是谁写的字，你知道吗？，你这孽畜，竟如此胆大妄为。”

夏明翰冷笑一声：“嘿！我知道，他是臭名远扬，万人唾骂的北洋军阀！”

“你撕毁的不是条幅，是撕了我夏家的面子，毁了吴佩孚先生的声誉。”

“我不要这种面子，更讨厌他的声誉，我痛恨军阀！”

“你是混蛋，是十足的小混蛋！”夏老太爷已经歇斯底里了。他发狂似地叫道：“你这混蛋，叫我老脸置之何地！我夏家为何出了象你这样的不肖子孙？我为何得此报应啊？”夏时济长叹一声，气得往太师椅上一躺，差点晕了过去。

夏明翰鄙夷地盯了他一眼，坚定地回答说：“哼！报应！报应还在后头呢！”

一九一九年春上，一场激烈的暴风雨正在酝酿。全国人民正在密切注视英、美、法、意、日等帝国主义列强召开的“巴黎和会”的动向。在这次“和会”上，帝国主义列强不顾中国人民强烈要求取消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卖国条约，收回山东主权的正义呼声，却在讨论什么让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问题，继续进行阴谋瓜分中国的罪恶勾当。而国内的封建军阀，以帝国主义作后台，疯狂地掠夺人民，扩张地盘，甘心为虎作伥，不惜出

卖国家主权，这样，就更加助长了帝国主义的气焰。当时，“和会”的消息，震荡着中国人民的心，也震荡着衡阳各校的进步师生。

在衡阳三甲工学校的阅览室里，每当报纸一到，同学们就争着看国际消息。夏明翰和同学们一样，非常关心“巴黎和会”的进展，但每一条不幸的消息，好象给他心头压上一块又一块的石头，当他想到这是关系着国家的存亡和人民的安危的重大问题时，更增强了对帝国主义列强贪婪凶残本性的仇恨，对封建军阀媚外投敌的愤怒。为了揭露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互相勾结的罪恶嘴脸，有一天，他走进教室，饱蘸墨汁，画了一幅漫画。画中人物眼似铜铃，鼻如蒜瓣，尖牙利齿，嘴成弯月，身佩短剑，双手高托一个盘子半跪在地下，右侧一只毛茸茸的大手伸向圆盘。下端题了一首小诗：

眼大善观风察色，
嘴阔会拍马吹牛，
手长能多捞名利，
身矮好屈膝磕头。

坐在旁边的一个同学笑着问道：“你这是画哪个？”

“你看象不象封建军阀？”夏明翰说：“他们只顾自己升官发财，对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死活从来不管，而对帝国主义列强却卑躬屈膝，不惜卖国卖民卖祖宗。”

“啊，好极了，画得好极了。”那个同学从内心里赞扬道。

正在这时，蒋先云跑进来，边跑边喊：“明翰，快来看，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快邮代电和罢课宣言。”

夏明翰接过一看：“四日下午一时，北京学生五千多人，在天安门集合，举行游行示威，高举‘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誓死力争，保我主权’、‘头可断，青岛不可丢’的旗帜……。游行

示威的学生，行至赵家楼曹汝霖住宅，打破窗户，将卖国贼旗帜掷入屋中，曹宅突然起火。……”

“章宗祥时在曹宅，学生见之，愤而拳击，章负伤甚重。”

“曹汝霖狼狈逃避六国饭店，因北京人心激昂，又走奉天，藏入日租界。”

这消息，象春雷震撼大地。夏明翰周身的热血沸腾起来，把蒋先云的手一挽，说：“走，到彭先生那里去。”

彭先生名叫彭粹夫，是省立三师的国文教员。他是何叔衡、毛泽东同志介绍到衡阳工作的，以教书为掩护，实际负责联络湘南方面的学生运动。平时，他十分注意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介绍进步书刊给学生们阅读，注意从学生中发现培养革命骨干，对夏明翰、蒋先云和黄静源这些学生帮助很大。夏明翰等学生平日也很尊敬他，有事总要向他请教。

“哦，你们来了，床上坐吧。”正伏在书桌上写讲稿的彭粹夫放下笔，跟进来的夏明翰、蒋先云打着招呼。

“彭先生，您看了今天的快邮代电吗？”夏明翰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兴冲冲地问道。

“看啦，北京学生有血性！给帝国主义和卖国贼打了痛快的一巴掌！”彭粹夫站起来回答。

“我们也应该给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加上一巴掌”，夏明翰兴奋地说。

“我赞成明翰的主张，再加上一巴掌，打它个落花流水”，蒋先云爽快地说。

彭粹夫看着这两个青年学生，高兴地说：“我正要找你们来商量。你们的主张很好，你们想过没有，具体该怎么办？”

夏明翰站起身来，把手往空中一挥，说：“北京学生已经给我

们作出了榜样，我们也上街游行去！”

“对！和北京的学生一样干！”蒋先云也表示赞同。

彭粹夫频频点头：“好！你们去把参加‘砂子会’的同学都找来，还有三甲工的体育老师，我们说干就干，立即行动，一起来研究游行的具体办法。”

第二天，三师、三甲工及衡阳各中学学生，在北京爱国学生运动的影响下，相继罢课，游行示威。顿时，整个衡阳古城充满了生气。雁峰山下，青草桥头，花药寺前，西湖池畔，到处是激昂的讲演，到处是正义的呼声，爱国反帝的熊熊烈火燃烧起来了。

在这激动人心的日子里，夏明翰始终站在爱国运动的最前头。他起草罢课宣言，讲演国耻历史，并带领着进步学生，举着五彩旗帜，冒雨集会，到处散发传单，扮演新剧，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斗争中，夏明翰提高了勇气，增长了才干，取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随后，各校学生代表一致推选他为湘南学生联合会的总干事。

力量的源泉

如火如荼的爱国学生运动使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惊恐万分。于是，他们互相勾结起来，疯狂进行反扑，妄图迫使学生就范。镇守衡阳的军阀吴佩孚，诬蔑学生的爱国行动为“过激”、“捣乱”，公开颁布“防范过激党条例”，扬言要缉拿学生运动的首领。

面对反动当局的嚣张气焰，一些学生害怕了，更多的学生却盼望夏明翰他们拿出办法来。夏明翰和蒋先云一面四处奔走，秘密串连，商量对策；一面拚命阅读进步书刊，希望从中找到指导斗争的具体方向。

七月下旬的一天，夏明翰和蒋先云都分别接到邓中夏同志寄来的一份《湘江评论》。他打开一看，第一篇就是《创刊宣言》。宣言中说：“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想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夏明翰一口气把宣言读完，又把全部文章读了一遍，发现最精采的几篇，都是一个叫毛泽东的人写的。他想：这是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他具有这般政治远见和伟大抱负呢？他越想，就越敬佩起这个人来。

以后，每期《湘江评论》一到，他就躲在宿舍里，或坐在湘江边，孜孜不倦地读着，思考着，作着详细的笔记。他对二至四期连载的《民众的大联合》读得尤为仔细，认为这是一篇议论深刻，气势磅礴的奇文。有次，他拿着《湘江评论》在江边开怀朗读的时候，蒋先云来到这里，悄悄地站在他背后，听他满怀激情地念着。